



【随笔】

去公园,儿时幸福缠绕的期盼(老记忆之四十七)

文 阿 Q

每个人都有期盼,那是激励自己方向,继续前行的动力。当然,每个人的期盼都不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,跑赢终点的目标也是各不相同。去公园,是我儿时梦寐以求的期盼,看似很容易,对我而言却是“奢侈”。因为这个期盼,对于其他人来说,轻而易举就能实现,对我来说,仿佛南柯一梦,所以奢侈。尽管是海市蜃楼般的幻想,但是我仍然孜孜以求,从来没有放弃,甚至在万籁俱寂的黑夜,钻进被窝里痴人说梦,想去西郊公园看狮子老虎大象长颈鹿,儿时的期盼就是那么的简单,又是那么的顽固。忽然间,我仿佛做了个被幸福期盼缠绕的梦,闻到了公园里甜蜜的空气,小河里碧水的腥味,花卉绽放袅绕的馥郁芳香,如茵小草的翠绿,假山缝隙里开出的朵朵黄花,还看到了在书本中认识的各类小动物……公园里的一草一木,一虫一鱼,一桥一廊,一情一景……久久萦绕。

公园,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就是有茂盛的树林、碧绿的草坪、清澈的小河、旖旎的假山、古朴的石桥、缤纷的花卉、奔跑的小动物等景观,那里是个童话世界。其实,在古代纯粹就是私家园林,解放后公园则成为公众游览、观赏、休憩、锻炼,有较好绿化环境的公共绿地。当年去公园需要门票,尽管门票只需几分几角,但是对我而言,简直是奢侈(因为过年,才能拿到2、3角的压岁钱),兑现不了的梦想。当听到其他的伙伴在我面前炫耀爸妈带着去公

园游玩,那种趾高气昂,得意忘形的神情,我就显得非常的难堪、憋屈,撅着小嘴嘟囔,下个星期日,我也要去公园,于是在期盼中度过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。

3至5岁,是“鹦鹉学舌”最讨大人喜爱,又是最顽皮的年纪,我在大院里的小孩里,算是长得鼻正眼方,天庭饱满,乖巧小嘴叫得隔壁开抛铜厂的小老板满心喜欢,他时常时会逗弄我,引得他开心了,拿一两粒糖果塞在我的小手里。我破天荒地拒绝了,小老板惊讶地问:“连玻璃纸糖果也不想吃了?”因为在那个年代,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糖果。我答道:“王伯伯,想吃糖,更想你带我去公园玩。”我先前曾好多次听到王伯伯的儿子告诉同学,长风公园有划船,能爬铁臂山,西郊公园能够看到老虎大象长颈鹿,还能喂猴子吃香蕉……王伯伯是大院里最有钱的小老板,他又喜欢我,只有他能够带我去公园圆梦,不仅仅是停留在梦游公园的空欢喜。

王伯伯没料到小萝卜头一个,却人小鬼大,竟能怂恿大人带他去逛公园,还不折不挠。王伯伯坐在椅子上,脚搁在小凳子上说:“你帮我大拇指缝隙里的白乎乎的皮剥掉,我星期天就带你去公园里。”我喜出望外,蹲在地上,用劲扳开他的大母趾,小心翼翼地撕掉一层软软的乳白色的皮,还轻声气问:“痛吗,痛吗?”逗得王伯伯忍俊不禁。之后我每天撕日历纸,看到红颜色的日期,就是星期天了,我开心地自言自语:“明天要去公园了!”

王伯伯真的带我去公园了,还是最远最好玩的西郊公园,车票也是最贵的,让我喜出望外。西郊公园很大很大,我看到了威武凶猛的老虎狮子,用鼻子吃草的大象,头颈有两层楼那么高的长颈鹿,顽皮嬉闹的猴子,还有小型的飞禽走兽,我实在是走不动了,肚子饿得呱呱叫。王伯伯搀着我去吃了一碗盖浇饭,那味道,那香味,一直在我唇齿间萦绕。

我是大院里最幸运的孩子,也是第一个去过动物园的孩子,令小伙伴羡慕不已,天天追着问我真正的老虎大象长啥样?吓不吓人?我就是说走样了,他们也听得津津有味,提问不断,我有时也卖关子,来个且听下回分解,吊足他们的胃口。上学以后,几乎每年都要去公园一两次,都是学校组织的春游或秋游,只限于就近的中山公园,长风公园,带的午餐也或是馒头、或是面包,再加个煮鸡蛋,几乎没有同学去吃几角钱一碗的盖浇饭。那时的公园,最热闹的晨光就是晨练与晒太阳,还有大人带着小孩玩耍,在河边抓蝌蚪。5点过后游人纷纷离开公园,8点清场闭园。

记忆里,若有亲戚带孩子来上海,去的地方不外乎外滩,上海最繁华的地方,人民公园逛一圈,去国际饭店买一盒蝴蝶酥,最后去市百一店购物买服装,还有就是带孩子去西郊公园(上海动物园),看猩猩与萌宠滑稽表演。

我是谈朋友才逛过人民公园,去肯德基排队吃牛肉汉堡、薯条加杯可乐。80年代公园渐渐开放,是谈朋友的最佳去

处,尤其是碧翠湖那一片美丽的荷花池,其背衬西山,绿苇叠翠铺满整个池子,夏天,粉红色的花苞从荷叶缝隙中亭亭玉立地钻出头,仿若有种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的韵味。结婚生子后,带孩子去过几次人民公园的英语角,跟着外国人学说英语,也许是孩子看到人高马大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国人有些生疏惊悚,也许是惧怕说不好英语搭不上话,再也没有带孩子去人民公园。

时过境迁,星转斗移,公园拆掉了围墙,24小时开放,成了人们玩乐、锻炼、栖息、露营的天然氧吧与公共绿地。公园几乎都在变,而唯一不变的就是人民公园的相亲角,仍是人头攒动、人来人往、络绎不绝,相亲对象不见红男绿女,都是两鬓飞霜的老人,成了人民公园一道闻名遐迩的风景。我在想,这道不变的风光,或许也会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、变化,迟早会渐行渐远,偃旗息鼓。



【札记】

共产党员的份内事与份外事——七一随想录

文 俞鸿虎

十八年前我参与了中越两国政府VIP合同的履约工作,曾作出优异的成绩,公司与越方签署VIP合同的三个子合同中我承担的部份做得最好,我最后出国工作却首先完成了VIP子合同。

在越南工作期间,我碰到过不少困难,许多困难在国内可能就是小事一桩,在越南往往一件小事会最终酿成大事,解决难度超乎想象。专家们都已经先后回国,作为专家组长的我成了光杆司令。一旦遇到任何突发事件,我必须一个人单独扛起来。发生过两个典型的例子,精密数控雕刻机调试后故障频发,供应商的维保工程师先后来现场维修过四次,把主线路板换了无济于事,最后干脆把计算机换了还是无济于事,维保工程师绝望了。这是其一。其二,龙门磨床M1420安装调试时就出现问题,始终处于失控状态,专门前来安装调试的电气工程师束手无策,检查多次无果,生产商的技术主管部门也提供不了有效技术支持,最后扔下这个烂摊子,狼狈地跑回国了,因此调试文件越方始终拒绝签字,两台精密机床不能交接,拖了整个交接工作的后腿,意味着中国政府的贷款无法按时收回。外贸部的基金会天天催,河内公司领导急得要命,供应商又无计可施,

大量的联系、传真文件成为网络垃圾,它们的作用只是扯皮而已。事情进入僵局,越方的奇谈怪论出现了:“中国的精密机床不过关!”“越南政府被耍了!”越方有人甚至提出去WTO控告中国!作为中方厂长的我顿感压力山大。

经过我运用电子工程学知识与近四十年的实际经验,初步怀疑这两台设备的电磁兼容EMC设计很可能有问题!2007年电磁兼容EMC的理论与技术可是业界的新玩意儿!没有几个人懂得这个新概念,因此我查不到实用的参考资料。河内书城去了三次也没有这方面的书籍可考。

我运用排除法一块板子、一段线路试探着按照EMC要求仔细排查,最后果然查出是手麦的电磁兼容EMC出了问题。我果断向公司领导提出,这两台精密机床的失控问题是否由我来解决,条件是必须按照我的具体要求重新设计、制作两个新手麦。手麦到达现场必须由我本人开箱检验,验收合格我才能签收。当我把雕刻机的手麦换上,完全按照我提出来的EMC要求与机床电脑连接后,雕刻机开机试车一次成功,屏幕上令人头疼的红色报警信号终于消失了,雕刻机处于正常运转状态。不到2小时就做成了精密LOGO呈报外经公司和越方领导。几天以后龙门磨床的手麦到货了,我亲自开箱验收合格,当天上午我按

照EMC要求完成系统接线,也是半小时内彻底解决EMC故障,龙门磨床M1420空车运行完全可控,经过实际磨削加工,无论零件精度、还是光洁度均合格。中越双方领导高度评价我管的这两件份外事,拖了四个月的验收记录越方很快便签署了,款项终于打入中国政府账号,流言蜚语也随之烟消云散。这两台机床的故障本不属于我的职责范围,我是越俎代庖的!我始终明白一个大道理:国家利益至高无上!国家的贷款可是真金白银,越方会到WTO打官司!后果很严重!我把份外事当作份内事来干,是冒着极大风险的,对此我以国家利益为重,个人声誉完全置之度外,毕竟我是老共产党员嘛。这次成功解决数控机床的EMC系统故障,解决了供应商的电子控制系统的设计顽症,两家机床供应商最终采纳我的意见,按照EMC要求改进了设计,终于挽回中国机床的声誉,从此出口额大增。越南公司领导和工程师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我回国前,越方专门为我举办了高规格的欢送宴会。

我把成功解决两台精密机床EMC故障的过程写成文章发表在北京的《机械加工》《机床》和《机床冷加工》杂志上。我居住的越南慈山县城差不多人人都认识我,看见我经常用中文向我问好:“你好!”事情已经过去十八年了,我从未向党组织和家人提及。

《香樟树下》 征稿启事

我们想要找到举起相机记录身边美景、拍下精彩瞬间的你,我们想要找到提起笔杆写下身边趣事、记录生活感悟的你,我们更想找到泼墨挥毫、妙笔生辉、丹青妙手的你。

如果你在摄影、写作、书法、绘画等方面有兴趣,欢迎投稿。书面稿请寄:龙华路1887号3楼华阳社区晨报;电子稿请寄:yufei@sqbmedia.com

纠错有奖 欢迎大家来做“啄木鸟”

如果您在阅读本月《社区晨报》时发现任何差错,可关注微信公众号“上海社区发布”并于后台留言,将您发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(注明报纸名称、所在版面、文章名称、差错细节,本期截止日期为2025年8月1日)。本月纠错质量最高的一位读者,将成为最佳“啄木鸟”,并获赠100元的现金奖励;本月纠错质量相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者,则将成为优秀“啄木鸟”,并各获得纪念品一份。

2025年6月优秀“啄木鸟”:叶珍珠、陆继农、唐金虎、顾郑英、黄凌、黄德源、风行天下、萤火虫的、早睡早起、oldbill(以上部分为昵称)

2025年6月最佳“啄木鸟”:徐鸣

